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道書集成

原書朱序

余幼讀傳記。見述老氏之言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云云。嘗竊怪之。以爲老氏之賢。孔子稱之。何其言乃與所聞於孔子者。顯相畔耶。少長。縱觀古今事變。乃真有仁義掠美。智慧長姦。如老氏所云者。又未嘗不悅然若失。急購其書讀之。然後乃知所謂老氏者。以無爲爲治。以不言爲教。以柔弱爲自強。以盈滿爲大戒。約之於無聲無形之地。而守之以若沖若退之心。大之足以資斯民亨毒長育之功。而次之亦足敏吾身耳目聰明之用。雖其立說敢於非聖人。要以尋崆峒之墜緒。開清淨之妙門。衣被羣生。規楷百代。不能使孔子稍貶其尊。而亦不能以孔子之尊而廢其言也。漢興以來。宰相大臣。多治其學。曹平陽之日飲醇酒。汲長孺之臥理淮陽。其效蓋亦可觀矣。而潔修之士。如穆生君平輩。處汗濁之世。則又師其道。以養晦而全真。嗚呼。治國治身。不能躬孔孟之道。而猶能爲老氏之徒。視申韓之操切。莊列之放達。不猶賢乎哉。是書之有註無釋。無下數家。惟晉王弼註最有名。近則豐城黃元吉先生。以四子書註釋五千言。張皇幽渺。參互異同。道家者流。珍若鴻寶。而余固未及見其稿也。李君爵從。年少知道。肆力於先生之註釋者。蓋有日矣。今將采以公世。走書丐余言弁首。余不文。而又焉辭。昔韓昌黎原聖人之道。力攻二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今觀先生命註釋之意。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此必非率爾操觚者所辦。李君非阿所好者。惜乎余之未見其稿也。時在光緒丙戌六月既望。後學朱有芬謹識。

原書自序

三教之道。聖道而已。儒曰至誠。釋曰真空。道曰金丹。要皆太虛一氣。貫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惟聖人獨探其源造其極。與天之虛圓無二。是以成爲聖人。能剛能柔。可圓可方。無形狀可擬。無聲臭可拘。所由神靈變化。其妙無窮。有不可得而窺測者。若皆自然天然本來物事。處聖不增。處凡不減。即等而下之鳥獸草木之微。亦莫不與聖人同此一氣。同此一理。試觀汪洋大海。水至難測者也。然而一海所涵水也。一勺所容亦無非水。蠃蟻蛟龍所受以生成者此水。而魚鼈蝦蟹所賴以養育者。亦無非此水。太虛之氣。亦猶海水一般。天地聖賢人物。雖紛紜錯雜。萬有不齊。而其受氣成形之初。同此一氣。除此以外。別無生氣。亦別無生理。所爭者委粟之各殊耳。孟子曰堯舜與人同。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誠確論也。無如世風日下。民俗益偷。大道雖屬平常。而人多以詭怪離奇目之。所以儒益非儒。釋亦非釋。而道益非道矣。若不指出根源。扶破破妙。恐大道愈晦而不彰。人心愈壞而難治。勢必至與鳥獸草木同羣。而聖賢直等諸弁髦。大道益危如累卵。虛懸天壤。無人能任斯文之責矣。恭逢盛世。天下又安。適遇名山道友。談玄說妙。竊聽久之。實非空談者流。徒來口耳之用。因得與於其際。羣尊。以師席。故日夜講論道德一經。以爲修身立德之證。不覺連篇累牘。第其中瑕疵迭見。殊難質諸高明。然亦有與太上微意偶合處。不無小補於世。衆友請付剞劂。公諸天下後世。於此註實多抱愧。不敢自欺欺人。無奈衆友念切。始諾其請。茲值刊刻肇始。故弁數言於篇首。以敘此註之由來。如此。光緒十年孟冬月元吉黃裳自序。

重印道德經精義序

余向不知道。亦正不以其道爲然。惟念近今講道者日益多。而師友中亦屢屢以此相告語。殆不容忍然而已也。夫人心道心之別。實發明於尙書。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無一不言道者。是道之爲道。必有精微奧妙。不可以言語迹象求之者也。昔程子言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乃傳授心法。而二書功用。皆歸本於定靜之初。修持於隱微之內。蓋亦可以知其要矣。余於去年十月。始學靜坐之法。以求所謂道者。不數旬而程效略觀。乃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也。然竊意道必以老子爲宗。不法老子而他求乎道。未有不流爲旁門別戶者。昔仲尼師老子。謂其明道德之歸。聖人且如此。而況下焉者乎。特其書古奧深遠。令人不易卒讀。且自漢迄今。註者無慮數十家。求其洞明妙竅。能切日用者。蓋亦寡矣。豐城黃元吉先生。著有道德經註釋。承友人曹知玄君之贈。欣然受而讀之。其書分章演繹。始言性命之理。終言修治之功。洋洋數萬言。由體及用。內外兼賅。蓋不啻假五千言爲現身

說法。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有老子爲之前。殆不可無先生爲之後焉。顧原本刊於四川自流井。魯魚虛虎。舛誤錯出。余既一一校而正之。而又以其書雖名註釋。實非規規於註釋者。蓋當時先生在樂育堂。聚羣弟子講道其中。其講道德經尤爲精闢。確乎字字玄機。言言精義。故名曰注釋。毋寧名曰精義之爲得也。因易名重印。期於普渡。使夫後之問道者。手此一編。皆得如環橋聽講。而無復有執經問難之苦。不其善歟。庚申大暑前一日。奉化樸民江起

鮎詞

按原本卷首。先朱序。次自序。次道德經總旨。次弟子等序。而總旨不署譯者姓名。以其在自序後。疑亦先生之所作也。茲因文體與序不類。特移置於講義終篇之後。以示總括全經之意云爾。弟子等序亦移殿卷末。改爲後序。庶於體裁稍有合焉。

又按道德經傳本至夥。字句各有不同。明焦弱侯著老子翼。附有考異一篇。搜訂頗詳。然是書所引正文。有往往出

於焦氏考異之外者。不知其所據何本。茲悉仍之。以俟異

日訂正焉。

原刻分四卷。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第四本之署

卷四者。又僅僅數頁。餘皆附刊樂育堂語錄。不標卷第。當

時門人付梓。期在急就。未經先生釐訂可知。茲將語錄另

為一編。而本書則分三卷。

起鰈又識

道德經精義卷一

豐城黃裳元吉著

後學奉化江起鰈校

第一章

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朱子云。道猶路也。人人之所共由也。其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公共之理。故謂之道。天地未判以前。此道懸於太空。天地既開而後。此道寄諸天壤。是道也。何道也。先天地而長存。後天地而不敝。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內。無可見亦無可聞。故太上曰。以言夫道。費而且隱。實無可道。所可道者。皆道之發見耳。非真常之道也。以言其名。虛而無物。實無可名。所可名者。皆道之糟粕耳。非真常之名也。人不知道。易觀之詩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道不可以有言矣。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道不可以無稱矣。須知至無之內。有至有者存。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在。道真不可以方所形容也。太上慈悲度世。廣為說法。曰。鴻濛未兆之先。原是渾渾淪淪。絕無半點形象。雖曰無名。而天地人物咸毓個中。此所以為天地之始也。及其靜之既久。氣機一動。則有可名。而氤氳氣。一段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養育羣生。此所以為萬物之母也。始者。天地未開之前。一團元氣在抱是也。母者。天地既開而後。一氣化生萬物是也。學人下手之初。別無他術。惟一心端坐。萬念皆捐。垂簾觀照。心之下。腎之上。彷彿有個虛無窟子。神神相照。息息常歸。任其一往一來。但以神氣兩者凝注中宮為主。不頃刻間。神氣打成一片矣。於是聽其混混沌沌。不起一明覺心。久之恍恍惚惚。入於無何有之鄉焉。斯時也。不知神之入氣。氣之歸神。渾然一無人無我。何地何天景象。而又非昏瞶也。若使昏瞶。適成槁木死灰。修士於此。當滅動心。莫滅照心。惟是智而若愚。慧而不用。於無知無覺之際。忽然一覺而動。即太極開基。須知此一覺中。自

自然然不由感附纔是我本來真覺。道家謂之玄關妙竅。只在呼一吸之間。其吸而入也。則爲陰。爲靜。爲無。其呼而出也。則爲陽。爲動。爲有。此一息之微。亦有妙竅。人欲修成正覺。惟此一覺而動之時。有個實質在在的的確確。無念慮無渣滓。一個本來人在。故曰天地有此一覺而生萬物。人身有此一覺而結金丹。但此一覺。有如電光石火。當前即是。轉眼即非。所爭只毫釐間耳。學者務於平時審得清。臨機方把得住。古來大覺如來。亦無非此一覺積累而成也。修士與工。不從有欲無欲觀妙觀竅下手。又從何處以爲本乎。雖然。無與有。妙與與。無非陰靜陽動。一氣判爲二氣。二氣仍歸一氣而已矣。以其靜久而動。無中生有。名曰陽。生活子時。以其動極復靜。有又還無。名曰復命歸根。要皆一太極所判之陰陽也。兩者雖有異名。而實同出一源。太上謂之玄。玄者深遠之謂也。學者欲得玄道。必靜之又靜。定而又定。其中渾無物事。是爲無欲觀妙。此一玄也。及氣機一動。雖有知卻不生一知見。雖有動卻不存一動想。有一心。無兩念。是爲有欲觀竅。此又一玄也。至玄之又玄。實爲歸根之所。非衆妙之門而何。所惜者。凡人有此妙竅。不知直養。是以旋開旋閉。不至耗盡而已。至人於玄竅開時。一眼覷定。一手拿定。操存涵養。不使須臾或失。所以直造無上根源。而成大覺金仙。

下手工夫。在玄關一竅。太上首章。即將無名有名觀妙觀竅指出。足見修道之要。除此一個玄關竅。餘無可進步也。故開首四句。說大道根源。實屬無形無狀。不可思議窮究。惟天地未開之初。混沌沌沌。無可端倪。卽人致養於靜時也。天地忽開之際。靜極而動。一覺而醒。卽人值氣於動。爲煉丹之始基。第此條忽之間。非有智珠慧劍。不能得也。要之念頭起處爲玄牝。實爲開天闢地生人育物之端。自古神仙。無不由此一覺而動之機造成。又曰無欲觀妙。有欲觀竅。兩者一靜一動互爲其根。故曰出而異名。凡有形象者可得而思量下度。若此妙竅。無而有。有而無。實不可方所名狀。縱舌如懸河。亦不能道其一字。所以謂之玄玄。學者亦不得視爲杳冥。毫不窮一個實際下落。果於此尋出的的確確處。在人視爲恍惚在我實有把憑。久之著手成春。頭頭是道矣。

第二章

道書集成

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離。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古云。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原是藥王。又曰。窮取生身受命初。莫怪天機都洩盡。由此觀之。足見受命之初。渾然天理。無有瑕疵。彼說美說惡說善說醜。皆爲道之害也。夫道究何狀哉。在儒家曰隱微。其中有不昭不聞之要。釋家曰那個。其中有無善無惡之真。道家曰玄關。其中有無思無慮之密。大道根源。端本於此。一經想像。便墮窅白。一經擬議。便落空躑。雖古來神仙贊嘆道妙。曰美曰善。要皆恍惚其象。非實有端倪。蓋以爲美也。就有惡對。以爲善也。就有醜對。又况美在是。惡亦在是。善在是。醜亦在是。此始後天陰陽。有對待有勝負參差。而非先天一元之氣也。故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知人不求虛無一氣。而第言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是亦舍本而逐末也。太上特示下手之工。爲大眾告曰。凡人打坐之始。務將萬緣放下。了無一事介於胸中。惟是垂簾塞兌。觀照虛無丹田。凝起神又要調息。調起息仍要凝神。如此久之。神氣并成一團。頃刻間自入於杳冥之地。此爲無也。及無之至極。忽然一覺而動。此爲有焉。我於此一念從現中起。混沌續續。兀兀騰騰。神依氣立。氣依神行。無知有知。無覺有覺。卽玄牝之門立矣。由是格守天地中。凝神象外。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務令氣氣歸玄竅。息息任天然。卽天地人物之根。聖賢仙佛之本。此最吾道家秘密天機。不容輕洩者也。修士行持。與其求之無極。不可捉摸。何若求之陰陽。更有實據。經曰有無相生。不過動而靜。靜而動。出玄入牝。發理陰陽者也。難易相成。不過剛而柔。柔而剛。鼎爐琴劍。一烹一溫者也。長短相形。卽出入呼吸。任督往來。前行短後行長之謂也。高下相傾。卽火在上而使之降。水在下而使之升。上下顛倒。坎離之妙用也。音聲相和。卽神融氣暢。百脈流通。不啻鳴鶴呼羣。同聲相應。不召而自來也。前後相隨。卽子馳於後。午降於前。乾坤交媾。和合一團。依依而不舍也。此數者。皆由後天之陰陽。而

返乎先天之無極也。聖人知道之本原。冲淡無朕。浩蕩無垠。其處事也。則以無爲爲尚。而其仰恭已垂裳之風。其行教也。則以不言爲宗。而自寓過化存神之妙。聖人作而萬物覩。又何難之有耶。自此耕田鑿井。被生成而竟忘其行。開源節流。勤化導而並化其迹。就使功滿乾坤。名聞天下。而聖人若恥爲虛名。未嘗有實績也。夫豈若書言汝惟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者。尙有弭人爭競之想哉。此殆歸於神化之功。淡定天下。一惟自適其樂。而不忘自得之真。古言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若敝屣者。其斯之謂歟。雖然。道成德自立。實至名自歸。聖人縱不居功。而天下後世。咸稱道不衰。是不言功而功同日月。不言名而名重古今。夫惟弗居是以弗去也。學者須從虛極靜篤中。養出無美無善之真出來。纔算修煉有本。其道維何。玄關竅也。舍此則無生矣。修道者舍此玄關一竅。別無所謂道矣。如以美善爲道。亦屬後天塵垢。太上以此言警之。望人因流而溯源也。不然美善之稱。亦三代下之君子。又烏可厚非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陽非道也。陰亦非道。陰其在陰陽之間乎。又見道者理也。陰陽者氣也。理無氣不立。氣無理不行。單言道。實無端倪可狀。惟即陰陽發見者觀之。庶確有實據。此章言無美無善之真。直抉大道根源。望人端本立極。以爲修身治世之基。有無難易數句。是教人由對待之陰陽。返乎真一之氣。其中又教人從有無相入處。尋出玄關一竅。爲煉丹本根。至於守中養丹。陽生活子。運轉河車。亦無不層層抉破。惟聖人直探其源。故恭己無爲。不言而信。雖有生有爲。而在已毫無德色。迨至功成告退。視富貴爲不足重輕。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學者玩索而有得。非但下手有基。即通天亦有路矣。他註云。天下皆知美善之所以爲美善。則自不爲惡與不善也。此講亦是。但太上之經。多在原頭上說。不落乘二。

第三章

太上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天下也。與其有爲。不如無爲。尤不如有爲而無爲。其化民成俗也。與其能感。不如能化。尤不如相安於無事之爲得。是以堯舜恭己垂裳。而四方悉昭風動。此何如之化理哉。不過上無心而民自靜。上無好而民自正。上無欲而民自定耳。否則紛紛擾擾。自以爲與民興利除弊。而不知其擾民也實甚。故曰民本無爭也。而上爭奪之。民本無貪也。而上貪婪之。民本無私無欲也。而上以奇技淫巧。鮮衣美食。先導之。欲其不爭不貪。無嗜無好也得乎。苟能修其身正其心。恬然淡然。毫無事事。不以賢能相尚。則民自安靖而不爭矣。不以難得之貨爲貴。則民重廉恥而不爲盜矣。且聲色貨利之場。不一屬於目。則無見無欲。已與民各適其自在之天。而虛靈活潑之神。自當應常靜而不亂矣。此事豈異人任哉。惟聖人屏除耳目。斬斷邪私。抱一以空其心。心空則煉丹有本。山是而探天地靈陽之氣。以化陰精。日積月累。自然陰精消滅。而陽氣滋長。則實腹以全其形。所謂以道凝身。以術延命。即是超生拔死之法。而且專氣致柔。如嬰兒之力。弱不能持物者然。雖至柔也。而動則剛。觀其浩浩淵淵。兀兀臞臞。真可包天地而入日月。貫金石而格鬼神。其氣骨自有如是之強壯者。如此性修命立。彼浩然剛大之氣。綽綽有餘。一切知覺之心。嗜欲之性。不知消歸何有。聖人以此修身。即以此治世。在已無知無欲。使民亦無知無欲。不但愚者混混沌沌。上合於穆之大。即聰明才智之儒。平日矜能恃智。惟恐以不逞爲憂。至此亦淡恬無事。自忘其知識之私。一歸渾樸。此能爲而不爲。非不能也。實不敢也。雖然。人生天地。不能逃虛空而獨超物外。必有人倫日用之道。又烏得不爲哉。然順其自然。行所無事。雖有爲仍無爲也。亦猶天不言而自化。四時代宣其教矣。帝無爲而自治。百官代理其政矣。爲者其迹。不爲者其神。是以南面端拱。天下悉慶平成。猗歟盛哉。

道本平常。不矜新穎。不尚奇異。如國家尊賢。原是美事。若以此相誇相尚。則賢者固賢。而不肖者亦將飾爲賢。甚至賢以否爲否。而不肖者又以賢爲否。於是爭端起矣。彼此互相標榜。迭爲黨援。而天下自此多事。國家理財。亦是常經。而若貴異物。資遠貨。則民必梯山航海。冒險履危。不辭跋涉之苦。性命之憂。搜羅而致之朝廷。至求之不得。千方萬計。雖奸盜劫奪所不顧也。至於衣服飲食。亦日用之常。而若食必珍饈。衣求

錦繡。見可欲而欲之。奢風何日已也。是以聖人內重外輕。必虛心以養神。實腹以養氣。令神氣打成一片。流行於一身之間。條暢融和。蘇綿快樂。而志弱矣。且神靜如岳。氣行如泉。而骨強矣。常常抱一。刻刻守中。非獨一己無欲無思。即聰明才智之士。亦觀感而悉化。不敢妄有所爲。或曰有爲則紛更致謬。無爲則清淨貽譏。爲不爲之間。亦幾難矣。詎知順理而爲。非有冒昧以爲。有爲仍與無爲等。所以孔子贊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

第四章

太上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上帝也。先者。無始之始也。

道者何。太和一氣。充滿乾坤。其量包乎天地。其神貫乎古今。其德齊乎九州萬國。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之類。無在而無不在也。道之大何如耶。顧其爲體也。空空洞洞。渾無一物。若不見爲有餘。及其發而爲用。沖和在抱。施之。而此宜。措之。彼而彼當。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真若百川朝海。而海不見盈也。不誠爲萬物之宗旨哉。孔子曰。鬼神之爲德。體物不遺。又曰。語大莫破。語大莫載。其浩浩淵淵。實有不可窮究者。道之難狀如此。後之人。又從而修乎。太上悲憫凡人。乃指其要曰。凡人之不能入道者。皆由才智之士。自恃自念。任意縱橫。於以鋼蔽虛靈而不見耳。茲欲修道。須知聰明智慧。皆爲障道之魔。從此黜聰墮明。屏其耳目之私。悉歸混沌。而一切於才智智傲物凌人之銳氣。概挫折而無存。則人心死而道心生。知見滅而慧見昭矣。先儒曰。聰明才智之人不足畏。惟沈潛入道澄心觀理者爲可畏。斯言不誠然哉。修行人務以沈神汰慮。寡欲清心爲主。那知覺思慮之神。惡妄雜僞之念。紛紛擾擾。此念未休。彼念又起。前思未息。後思又來。我必自勸自勉。自寬自解。如亂絲之糾纏。我必尋其頭緒而理之。若蔓草之荒蕪。我必拔其根株而夷之。如此則紛紜悉解。而天君常泰矣。雖然。此獨居習靜之功。猶未及於

鬧處也。苟能靜而不能動。猶是無本之學。必靜時省察。一到熱鬧場中。尤要兢兢致慎。凡事讓人以先。我處其後。尊人以上。我甘自下。若此則與世無忤。與人無爭焉。又况好同惡異。世俗大抵皆然。我惟有隨波逐流。從其類而和之。雖有光明正大之懷。我決不露其圭角。惟有默識其機。暗持其體。同己者好之。異己者聽之。所以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古聖人當大道未明之時。莫不以此混俗也。又觀六祖得衣鉢之後。道果雖圓。尚未盡其微妙。由是留形住世。積功了道。隱於四會山中。獵夫與居。恬不爲怪。所以得免於難。若非和光同塵。烏能長保其身。由此動靜交修。常變有權。則本來一點湛寂虛明之體。自然常常在抱。而非果在也。若有所在。却無所在。若有所存。却無所存。一片靈光。閃爍於金庭之下。此道究何道哉。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際。吾不知從何而來。從何而去。究爲誰氏之子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斯爲大道之玄妙歟。帝之先有何象。亦不過混沌未開。鴻濛未判。清空一氣而已矣。這一元方兆。萬象回春。即發散於天地人物之間。而無從覓測。修士欲明道體。請於天地將開未開未開忽開而揣度之。則得道之原。而下手不忠無基矣。

太上將道之體。畫個樣子與人看。又教體道者。欲修大道。先認道源。欲尋道源。先從自家心性中。閑邪存誠。自下學循循修之。久則底於神化之域。方知吾心性中有至道之精。常常不離懷抱也。須從靜中尋出端倪。用存養省察之功。以保守天真。不以盛氣凌人。不以繁冗亂性。即張子所謂解脫人欲之私也。撥開雲霧。洞見青天。斬斷葛藤。獨露真面。一旦動與人交。不知有私理光。在塵混塵。或矜才智。或炫功能。抑或現煙霞泉石之身。露骨致高標之態。歷觀往古。惹禍招災。爲大道之害者不少。如漢朝黨錮之禁。晉時清流之禍。雖緣小人之好。亦由己不知明哲保身之道也。人能混俗和光與世同塵。一若靈芝與衆草爲伍。鳳凰借羣鳥並飛。不聞其香而益香。不見其高而益高。如是藏拙。如是直拙。則湛寂真常之道。自恍惚於眉目之間。不存而若存。有象而無象。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非居帝之先而何。

第五章

太上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

天地間生生化化。變動不居者。全憑此一元真氣。主持其間。上柱天。下柱地。中通人物。無有或外者焉。此氣之渾渾淪淪。主宰萬物。有條不紊者曰理。此氣之浩浩蕩蕩。彌綸萬有。宛轉流通者曰氣。理氣合一曰仁。故先儒云。仁者人欲盡淨。天理流行。無一毫為人之偽。又曰。生生之謂仁。要之仁者如木果之有仁。其間生理生氣。無不具。天地生萬物。聖人養萬民。無非此理此氣為之貫通。夫豈區區於事為見耶。故太上設言以明道。曰向使天地無此一腔生氣。惟有春夏秋冬寒暑溫涼之教。以往來運度。則萬物無所稟賦。氣何由受。形何由成。其視萬物也。不啻芻狗之輕。毫不足珍重者然。有日見其消磨而已。又使聖人無此真元心體。惟仗公卿僚衆。文誥法制之頒。以訓戒凡民。則草野無由觀感。人何以化。家何以足。真是視斯民如芻狗之賤。全不關痛癢者然。有日見其摧殘而已。願何以天地無心。而風雲雨露。無物不包含個中。聖人忘言。而輔相裁成。無人不嬉遊字內。足見天地聖人。皆本此一元真氣。貫注乎民物之間。雖有剝削。亦有生成。雖有刑威。亦有德化。是天地聖人之不仁。正天地聖人仁之至處。人不知聖。蓋觀天地。上浮為天。下凝為地。其中空洞了明。渾無物事。不過一闔。猶棗之無底。箭之相通。渾渾流轉。毫無障礙焉。當其虛而無物也。固隨氣機之升沈而不撓不屈。及其動而為聲也。亦聽人物之變化而愈出愈奇。以觀天地。無異棗箭。聖人又豈外是乎。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垠。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寶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髮不周。流通及之為得哉。其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之。到老猶無成焉。太上教人從守中用功。而消息在橐籥。學人須自探討。章內不仁二字。是設詞。

第六章

太上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修煉一事。只緣人自有身後。氣質拘於前。物欲蔽於後。猶精金良玉。原無瑕疵。因陷於污泥之中。而金之精者不精。玉之良者不良。所以欲復原形。非用淘汰之力。琢磨之功。不能還乎初質也。太上示人下手之工。曰谷神不死。何以爲谷神。山穴曰谷。言其虛也。變動不拘曰神。言其靈也。不死即惺惺不昧之謂也。人能養此虛靈不昧之體。以爲丹頭。則修煉自易。然而無形無影。不可捉摸。必於有聲有色者。而始得其端倪。古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從玄牝立根基。何以謂之玄。玄即天也。何以謂之牝。牝即地也。天地合而玄牝出。玄牝出而闔闢成。其間一上一下。一往一來。旋循於虛無窟子。即玄牝之門也。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不誠然乎。第此門也。陰陽往來之路。天地造化之鄉。人物發生之地。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凡人順用之則爲死戶。聖人顛倒之則爲生門。人欲煉丹以成長生久視之道。舍此玄牝之門。別無他徑也。非天地之根而何。修士垂簾觀照。混沌無知時。死凡心也。忽焉一覺而動。生道心也。所謂靜則爲元神。動則爲真意。是其中胎息一動。不要死死執著丹田。必於不內不外之間。觀其升降往來。悠揚活潑。即得真正胎息矣。古人云。出玄入牝。是出非我。本來面目。入亦非我。本來面目。惟此一出一入間。中含妙諦。即虛靈也。所謂真陰真陽形而爲真一之氣是也。天地之根。豈外此乎。要之谷神者。太極之理。玄牝者。陰陽之氣。其在先天。理氣原是合一。其在後天。理氣不可並言。修道入欲尋此妙竅。著不得一蹀切心。起不得一忽略念。惟借空洞之玄牝。養靈靈之谷神。不即不離。勿忘勿助。斯得之矣。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發育萬物。聖人以有而形無。實而形虛。顯呈此至隱至微之一物。曰谷神。谷神者。空谷之神。問之若答。應焉如

響。即不死也。其在人身。總一虛靈不昧之真。自人喪厥天良。谷神之汨沒者久矣。後之修士。欲得谷神長存。虛靈不昧。以爲金丹之本。仙道之根。從空際盤旋。無有把柄。惟從無欲觀妙。有欲觀下手。有無一立。妙寂齊開。而玄牝立焉。故曰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總要精氣神三者打成一片。方名得有無竅生死門。否則爲凡竅。而無先天二元真氣存乎其中。虛則落項空。實則拘形迹。皆非虛靈不昧之體。惟此玄牝之門。不虛不實。即虛即實。真不可名言者。靜則無形。動則有象。靜不是天地之根。動亦非人體之本。惟動靜交關處。乃坎離顛倒之所。日月交光之鄉。眞所謂天根地窟也。學人到此。眞玄真牝。一升降。此間之氣。凝而爲性。發而爲情。所由虛極靜篤中。生出法相來。知得此竅。神仙大道。盡於此矣。其曰綿綿若存者。明調養必久。而胎息乃能發動也。曰用之不勤者。言抽添有時。而符火不妄加減也。人能順天地自然之道。則金丹得矣。

第七章

太上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氣。渾浩流轉。歷億萬年而不散者。皆由一元眞宰。默運其間。天地所以悠久無疆也。即發育萬物。長養羣衆。而生生不已。天地亦未嘗不足。氣機所以亙古不磨也。太上曰。天長地久。不誠然哉。然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其故何歟。以其不自生也。設有自生之心。則天地有倚。天亦老矣。惟不自有其生。而以衆生爲生。是衆生之生生不息。即天地之生生不息也。故曰長生。世人多昧此生生之理。不求生而求死。不求長生而求速死。陷溺於富貴功名。沈淪於聲色貨利。時時捭算。刻刻經營。不數年而精枯氣竭。魄散魂飛。費盡千辛。難享一世。營生反以尋死。可勝浩嘆。是以聖人法天效地。不惟勢利之場。不肯馳逐。即延年益算之術。亦不貪求。惟以大道爲先。淨掃心田。精修命蒂。舉凡一切養身身身之具。在在

不暇營謀。一似後其身外其身者然。卒之德立而同类莫超其上。名成而後世猶仰其型。非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乎。觀世之自私其身。反戕其生者。誠高出萬萬倍。而聖人究非矯情立異也。自來恬淡是好。清淨爲懷。不隨俗而浮。不依形而立。廓然大公。一似天地之無私者焉。夫人多自私而成威於懷。聖無一私而皎皎物外。一片虛靈之象。空洞之神。常照耀而不可稍退。向使區區以血肉軀臭皮囊。時刻關心。晝夜繫念。又烏能獨先而不後。長存而死亡耶。惟此無私。故與天地合撰。日月並明。而能成其私也。後之修道者。欲此身不朽此神不壞。須用刻苦工夫。擺脫垢塵。久久煅煉。自然乾乾淨淨。別有一重天地。須用刻苦工夫。另有一番世界。而不與世俗同生死也。何樂如之。

天地不言。全憑一元眞氣。斡旋其間。所以周而復始。生機毫無止息。天地之長。故歷萬古而常新也。聖人參天兩地。養太和之氣。一歸渾沌之眞。處則爲聖功。出則爲王道。何世之言修己者。但尋深山枯坐。毫毫不干一點人事。云治世者純用一腔心血。渾身在人物裏捭算。若此者。各執一偏。各爲其私。非無事而寂寂。有事而惺惺者焉。聖人窮則清淨無塵。而眞形與山河並固。達則人物兼善。而幻身偕爵祿俱輕。迨其後名標宇宙。身獨居先。功蓋寰區。形存異世。非以其無私耶。學人能去其私。一空色相。永脫塵根。積功則留住人間。飛昇則長存天壤。不私其身而卒得長生。較世之爲身家計者。不啻雲泥之判也。人可不絕外誘之私歟。

第八章

太上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大道原無他妙。惟是神氣合一。還於無極太極父母生前一點虛靈之氣而已矣。人若不事乎道。則神與氣兩兩分開。鉛走汞飛。水火所由隔絕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是言也。淺之則爲日用之需。深之則爲修煉之要。有時以火溫水而眞陽現。有時以水濟火而甘露生。水火之妙。眞

有不可勝言者。然水火同宮。言水而火可知矣。水性善下。道貴謙卑。是以上善聖人。心平氣和。一腔柔順之意。任萬物之生。遂無一不被其澤者。焉究之功。蓋天下而不知功。行滿萬物而不知行。惟順天地之自然。極萬物之得所。而與世無忤。真若水之利濟萬物。毫無爭心。不但此也。萬物皆好清而惡濁。好上而惡下。水則處物以清。自處以濁。待物以上。自待以下。水說水哉。何與道大適哉。聖人之性。一同水之性。善柔不剛。卑下自奉。衆人不能安者。聖人安之若素。衆人所為最厭者。聖人處之如常。所以於己無惡。於人無爭。非有道之聖人。不能如斯。故曰。處衆人之所惡。幾於道矣。夫以道之有於己也。素位而行。無往不利。即窮窮通得喪。患難死生。人所不能堪者。有道之人。總以平等視之。君子論理。不論氣。言性。不言命。惟反身修德焉耳。雖然。德在一心。修不一途。又豈漫無統宗。浩浩蕩蕩。而無所底極哉。必有至善之地。止其所而不遷。方能潛滋暗長。天眞日充。而人欲日滅。易曰。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即聖人之居善地也。居之安。則資之深。內觀其心。虛而無物。淵淵乎其淵也。外觀所與。擇人而交。眈眈乎其仁也。至於發之為言。千金不及一諾。言善信也。施之於政。小惠何如大德。政善治也。推之一物。一事。一動一靜之間。無不頭頭是道。任人以事。惟期不負所能。虛善以動。只求動惟厥時。聖人之修身治世如此。此山止於至善。得其所安。而後發皆中節也。惟其在在處處。無一毫罅漏。無一絲欠缺。又何爭之有耶。夫惟不爭。而人之感恩戴德。刻骨銘心者。方且瞻依不忘。又有何怨。又有何尤。雖有惡人。亦相化於善矣。及其至也。無為自然。羣相安於不識不知之間。幾忘上善之若水。柔順而利貞。無往不吉焉。

指點上善之心。平平常常。無好無惡。浩浩蕩蕩。無偏無偏。極其和柔。是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於己無尤。於人無怨。顧其所以能至此者。究非世俗之學所能造其巔。亦非無本之學所能建其極也。故太上處衆人所惡之後。旋示一善地。究竟此地是何地。吾不惜天機洩露之咎。乃為指其真際曰。此個善地。非世人擇地而蹈之地。乃所謂心地性地。寸衷寸地是也。得其地。則性命有依。失其地。則神氣無主。無主則亂。安能事事成宜。合內外而一致。處人已而無爭哉。然謂其地為有。則多墮於因執。若謂其地竟無。又多落於頑空。此殆有無不立。動靜不拘者也。欲修至道。請細參其故。於以多稽陰功。廣敦善行。庶幾上格神天。或得師指。或因神悟。於以會通其地。而始不墮旁門左道得遂生平志願也。此地了然。道

第九章

過半矣。以下曰。心曰言數句。明在在處處俱當檢點至善。使不先得善地而居。以後所云。無一可幾於善者。此真頭腦學問本原工夫。如或昧焉。則持已接物。萬事皆瓦裂矣。吾故略洩於此。願世之有志者。毋自恃才智。妄猜妄度。而不修德回天。惟虛心訪道可也。

太上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古云。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又曰。未得功時當學法。既得功時當忘法。斯數語誠修道之至要也。若修道行工。業已造精微廣大之域。猶然兢兢致守。自詡學識高涵養粹。未免驕心起而燥心生。不有退縮之患。即有悖謬之行。若此者。道何存焉。德何有焉。故太上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修行人當精未足之日。不得不千淘萬汰。洗出我一點至粹之精。以為長生之本。若取得真髓。朝烹暮煉。先天之精。充滿一身內外。則身如壁立千尋。意若寒潭秋月。外腎縮如童子。則無漏盡通之境。證矣。斯時也。精滿於身。不宜再進火符。即當止火不用。且宜無知無識。渾渾淪淪。頓忘乎精盈之境。為得。若持盈不已。難免傾丹倒鼎之虞。不如早已之為愈也。當氣未充之時。須千燒萬煉。運起文武神火。煨煉先天一元真氣出來。以為延壽之基。到得凡氣煉盡。化為一片純陽。至大至剛。貫穿乎一身筋骨之內。天矯如龍。猛力如虎。此何如之精銳也。我當專氣致柔。一如嬰兒之物。極無知。庶幾長保其氣。可至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若揣銳不休。難免燎原遍野之慮。安望其長保乎。若是者。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一同富貴人家。估侈滅義。驕奢凌人。如樊氏族滅。范氏家亡。要皆不自戒滿除盈。以至橫行不軌。自貽其咎。如此後之人事。而天道可知矣。試觀當春而溫。至夏則暑陽司令。而溫和不在矣。至秋而涼。及冬則寒冷乘權。而西風無存矣。物育功成。時行名遂。天地於焉退藏。以畜陽和之德。倘冬寒而間春溫。夏熱而雜秋涼。即是天道反常。時節愆期。功成不退。適為乖戾之氣。其有害於人者多矣。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夫天且如是。而况於人乎。古來智士良臣。功業稠如。聲名燦著。而不知退隱山林。如越之文種。漢之韓信。釀成殺身亡家之禍。

者不少。是以學道人。當積氣盈足之候。不可不忘法忘形。以自敗其道也。若未臻斯境者。又烏可舍法舍形哉。

此教學人修煉大道。做一節丟一節。不可自足自滿。忘心起而驕心生。禍不旋踵而至矣。即無滲漏之患。然亦半塗而廢。無由登彼岸以進於神化之域焉。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足見道無止境。功無窮期。彼滿假何爲哉。古來修士。多罹殺身亡家之禍。皆由不知韬光養晦。混俗同塵之道也。丹經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隱顯逆從人莫識。教人怎得見行藏。是以有道高人。當深藏不露。隨時俯仰。庶幾不異不同。無好無惡。可以長保其身。否則德修而誇興。道高而毀來。雖由人之無良。亦自張揚太過。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誇淫。誠自取也。又何怪自滿者之招損乎。吾願後之學者。未進步則依法行持。既深造當止火不用。庶可免焚身之患歟。

第十章

太上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開口即說煉精化氣之道。既得精氣有於身。即要一心一德而不使偶離。離則精氣神三寶各分其途。不能會歸有極。以爲煉丹之本。故太上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夫營者血也。血生於心。魄藏於心。其必了於丹田。一心不動。日魂方注於月魄之中。月乃返而爲純乾。此由心陽入於腎陰。神火焰夫血水。雖水冷金寒。卻被神火烹煎。而油然上升。自產勃之不可遏。至人知此玄化爲天地人物之根。於是一呼一吸間微陽偶動。即一眼覷定。一手拿住。運一點已汞以迎之。左旋右抽。提回中田。凝堅不散。即載魄而反。抱一而居。不片刻間而眞陽大生。眞氣大動矣。由是進行河車。自虛危穴起火。引至尾闕。敲九重鐵鼓。運三足金爐。上升於頂。俱要一心專注。不貳不息。及至升上泥丸。牟尼寶珠已得。若不於

此溫養片時。則泥丸陰精不化。怎得鉛汞融和。化成甘露神水。以潤一身百脈。既溫養泥丸矣。復引之下重樓入絳宮。即午退陰符也。但進火之時。法取其剛。非用乾健之力。眞金不能自升。退符之候。法用其柔。非以柔順之德。陽鉛依然散漫。不能伏汞成丹。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其意教人於陰生午後。一心朗照。任其氣機下降。如自如如。了了自了。卻不加一意用生力。此即坤卦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道也。至絳宮溫養。透歸土釜。牢牢封固。惟以恬淡處之。沖和安之一霎時間。氣息如無。神機似絕。此致柔也。溫養片晌。神氣歸根。自如爐中火種久欠凝注。不令粉馳。自然眞氣流行。運轉周身。一心安和。四肢蘇軟。不啻嬰兒之體。如絮如縷。有柔弱不堪任物之狀。此足徵丹凝之象。從此鉛汞相投。水火既濟。又當洗心滌慮。獨修一味眞鉛。苟心一走作。丹即奔馳。不惟丹無由就。即前取水鄉之鉛。亦不爲我有。清淨經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空無所空。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又何暇疵之有。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倘外丹雖得。內炤不嚴。則人欲未淨。天理未純。安得一粒黍珠。虛而成象。到

得丹有於身。猶須保精。裕氣以成聖胎。雖然。其保精也要順自然。其裕氣也須隨自在。此不保之保勝於保。不裕之裕勝於裕。否則矜持寶貴。鮮不危焉。夫以丹爲先天元氣。無有形狀。何須作爲。若執迹象以求。未免火動後天。而先天大道亡矣。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民比精也。國喻氣也。治世之要。推恩以愛民。立法以治國。霸者之驕虐小補。大遠乎王者無爲。而治重熙累洽。氣象所爭。在有爲無爲間耳。治身之道。以精定爲民安。以氣足爲國富。煉已則精定。直養則氣足。極之浩然剛大。充塞兩間。亦若視爲固有之物。平常之端。不若功能。不逞才智。渾渾沌沌。若並忘爲盈滿者然。無爲也而大爲出焉矣。學人到此。精盈氣足。養之久久。自然裂頂而出。可以高駕雲霞。遨遊海島。視守規中。專氣致柔者。大有間矣。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此言前日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而今則陽神充壯。脫離凡態。沖開天門。上海霄漢。誠足樂也。氣何壯乎。到此心如明鏡。性若止水。朗朗天門。活潑潑地。舉凡知覺之識神。化爲空洞之元神矣。前知後曉。燭照靡遺。此明明白白。所以四達而不恃也。然常寂而常照。絕無寂照心。常明而常覺。絕無明覺想。殆物來畢照。不啻明鏡高懸。無一物能匿者焉。而要皆以無爲爲本。有爲爲用。當其陽未生。則積精累氣以生之。及其陽已生。則寶精裕氣以畜之。迨其後留形住世。積功累仁。雖生而不誇輔育之功。爲而不恃矜持之力。長而不假制伏

之勞。一切此心。萬劫此心。真可為天上主宰。分司造化之權。是以謂之玄極。

此將築基得藥。煉已還丹。脫胎得珠。九節工夫。一一說出。要不外虛極靜篤。含三抱一。恍惚杳冥為主。自守中以至還丹。皆離不得。渾有知於無。知化有為於無為。夫以先天一元真氣。隱於虛蕪。不在見聞聞聞之地。人能泯其知覺。去其作為。則一元真氣常在。故太上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此可知道生天地。原是渾渾沌沌。無可擬議。惟渾其神知。沒其見聞。道即在其中矣。倘起大明覺心。則後天識神應念而起。已非先天元神。故必恍惚中求。杳冥中得。修士其亦知所從事矣。

第十一章

太上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

夫道生於鴻濛之始。混於虛無之中。觀不見聽不聞。修之者又從何下手。說。聖人知道之體無形。而道之用有象。於是有形無。以實形虛。盜其氣於混沌之鄉。斂其神於杳冥之地。以成真一之大道。永為不死之神仙焉。所謂實而有者。真陰真陽。同類有情之物是也。所謂虛而無者。何。先天道根源龍虎二八初弦之氣是也。有氣而無質。大道彰矣。故曰陰陽合而先天之氣見。陰陽分而後天之器成。易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是非器無以見道。亦非道無以載器也。太上借喻於車。曰車有輻有轂。輻共三十以象日月之運行。轂居正中為衆軸所貫。轂空其內。輻湊其外。所以運轉而無難。若非其中有空隙處。人何以載。物何以貯乎。故曰當其無即車之用。又如陶器然。以水和土。揉土為器。一經治煉。外實中空。究之凡人利用。不在埏埴之質。而在空洞之虛。如陶侃運甕。非其間虛而無物。安能運轉自如。故曰當其無即器之用。再擬諸築室。必鑿戶牖於其中。而後光明大放。及入此室處。戶牖亦覺無庸。務於空閒之間。乃堪容膝。雖居有形以為室。必從空際以為居。故曰當其無即室之用。從

此三者觀之。無非有象以為車為器為室。無象以為載為藏為居。而凡涉於有象者。即屬推行之利矣。凡居於無象者。即裕推行之用矣。故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有有無無。亦互為其根焉耳。要之道本虛無。非陰陽無以見。氣屬陰陽。非道無以生。陰陽者後天地而生。有形狀方所。不可為長生之丹。惟求道於陰陽。由陰陽而返太極。則先後混合。而大道得矣。後之修金丹者。徒服有形之氣。不知煉無形之丹。欲其成仙也。不亦南轅而北轍耶。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本無修。強名曰修。夫以道之為物。至虛至無。方能至神至聖。試觀天地。一氣清空。了無一物。及伏之久。而氣機一動。陰陽生焉。於是形形色色。莫不斐然有文。燦然成章。充滿於匹塞之中。誰為造之。誰與生之。何莫非道生一氣。一氣化為陰陽。而萬物於是滋生矣。故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自是成三姓。三姓重生。萬化昌。修行人欲求至道之真。以成仙聖之體。必先以陰陽為利器。後以虛無為本根。而大道得矣。章內三無字。指其空虛曰無。大約言修煉人自無而有。自有還無。以至清空一氣。而大道乃成。其意殆取此耳。

第十二章

太上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世之營營逐逐。馳心於聲色貨利之場。極目遐觀。爽心悅口者。非以此中佳境誠足樂耶。孰知人世之樂。其樂有限。惟吾心之樂。其樂無窮。又况樂之所在。即憂之所在。有益於身者。即有損於心。如五采之章施也。其色光華。其文燦爛。誰不見之。而色豈望之。而神驚。詎知目之所注。神即眩焉。人生精力。能有幾何。似此留心物色。縱性怡情。以為美觀。未有不氣阻神銷。胸懷繚亂。而目反為之盲者。故曰五色令人目盲。誠至論也。至若絲桐之韻。簫管之聲。古聖亦所不廢。胡昏庸之子。嘔女樂。比歌童。竭一己之精神。取片時之歡樂。究之曲調未終。蹀躞猶在。而耳靈之內蘊。

者。盡馳於外。而耳反爲之聾矣。故曰五音令人耳聾。不誠然哉。他如口之於味。甘旨調和。澹淡適節。聖人亦所必需。無如饕餮者流。貪口腹。好滋味。嘉穀滿座。異物充廚。雖一箸數金。一餐萬費不辭。其亦知利於口者。不利於心乎。况人心中。有無限至味。不肥腴而自甘。不膏粱而自飽。彼徒資壓饑者。亦只求適口焉耳。故曰五味令人口爽。良非虛矣。若夫田獵一事。古帝王原爲生民除殘去毒。樂業安耕起見。後世人民。從禽從獸。于獵于田。專以走狗爲事。甚至燎原徧野。縱犬搜山。直使無辜之蛇蠍昆蟲。受害不少。更有逞殘毒以傷物命。專殺害以爲生。毫不可隱痛。卒之天道好還。冥刑不貸。一轉瞬間。而禍患隨之矣。又况馳騁田獵狂時。即暴戾性天之時。其身狂其心亦狂。太上所以有馳騁田獵之戒也。再者異采珍奇。帝王不寓於目。所以風醇俗美。羣相安於無事之天。後人以奇異爲尚。於是百計經營。千方打算。半生精氣。盡銷磨於貨物之中。詎知己之所羨人亦羨之。以其羨者而獨有諸己。此劫奪之風所由日熾也。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知越愈厚禍彌深。洵不誣矣。即使急力防閑。多方保護。而神天不佑。終亦必亡而已矣。人生性命爲重。一旦魄散魂飛。貨財安在。何不重內而輕外耶。太上所以有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諄諄爲世告也。是以有道高人。虛其心以養性。實其腹以立命。知先天一氣。生則隨來。死則隨去。爲吾身不壞之至寶。一心專注於此。而外來一切。皆視若浮雲。所以虛靈不昧。或受人間禮祀。或爲天上真宰。至今猶昭然耳目也。試問舜琴牙味。趙璧齊虛。今猶有存焉者乎。早已湮沒無聞矣。是知物有盡而道無盡。人有窮而道無窮。人欲長生。須將人物之有限者置之。性命之無形者修之。庶知所輕重矣。嗚呼。非見大識卓之君子。烏能去彼而取此耶。

教人修身大旨。原與塵世相反。須知世人之所好者。道家之所惡。世人之所貪者。道家之所棄。蓋聲色貨利。百般美好。雖有利於人身。究無利於人心。又况人心一貪。人身即不利焉。惟性命一事。似無形無象。不足爲人身貴者。若能去其外誘。充其本然。一心修煉。毫不外求。卒之功成德備。長生之道在是矣。天下一切寶貴。孰有過於此乎。但恐立志不堅。進道不勇。理欲雜乘。天人迭起。遂迭涉於其極。願後之學者。始則閑邪存誠。繼則煉鉛伏汞。及至返本還原。抱璞歸真。又何難上與仙人爲伍耶。是以聖人修內不修外。爲腹不爲目。去彼存此。於以意志凝神。盡性立

命。豈不高出塵世之榮華萬萬倍乎。

第十三章

太上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於身亦何重哉。夫以此身也。不但自家性命依之而存。即一家之內。無不賴之以生。推而言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非此身爲之主宰。雖然。主宰宇宙者此身。而主宰此身者惟道。道不能憑空而獨立。必賴人以承之。故曰身存則道存。身亡則道亡。大修行人。當大道未存之時。身遠塵世。跡遁山林。輟光養晦。樂道安貧。耳不聞人聲。口不談時世。足不履紅塵。豈徒避禍以全身哉。亦欲安身以立命也。至於人世榮寵之事。恥辱之端。皆視爲平常故事。毫不足介意者然。雖無端而弓旌下逮。幣聘來臨。君相降非常之遇。蓬華增蓋代之碑。人所喜欲狂者。已則淡瀟其也。倘不幸而聞望過隆。戮辱旋及。奸邪肆譏謗之口。身家蒙不白之冤。亦惟不諉罪於人。歸咎於己而已。古聖人居寵不減性。受辱不亡身。良有以也。要皆明於保身之道。不以功名富貴養其身。而以仁義道德修其性。所以成萬年不壞之軀。爲古今所倚賴也。倘一有其身。自私自重。與人爭名爭利。爲己謀食謀衣。遂逐營營。擾擾紛紛。爭競不息。攘奪無休。不旋踵而禍患隨之矣。君子所由貴藏器以待時。安身以崇德也。太上見人不能居寵思畏。弭患無形。所以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之慨。何謂寵辱若驚。蓋以寵爲後起之榮。非本來之貴。故曰寵爲下。但常人之情。營營於得失。故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其曰貴大患若身者。何殆謂人因有身。所以有患。若吾無身。患從何來。凡人當道未成時。不得不留身以爲修煉之具。一到脫壳飛昇。有神無氣。何嗣之可

加說。即留形住世。萬緣頓滅。一真內含。雖雲遊四境。亦來去自如。又何大忠之有。世之修士。欲成千萬年之神。為千萬人之望。造非常之業。建不朽之功。須一言一行。不稍放肆。即貴其身而身存。乃可為天下所寄命者。一動一靜。毫不敢輕。即愛其身而身存。乃可為天下所託賴者。如莘野久耕。而三聘枉。慨然以堯舜君民自任。南陽高臥。而幾經束帛。儼然以鼎足三分為能。所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非斯人其誰與歸。彼自私其身而高蹈遠引。不思以道濟天下。

使天下共遊於大道之中者。相去亦遠矣。此言人身自有良貴。不待外求。有非勞位之榮可比者。人能從此修持努力不懈。古云辛苦二三載。快樂千萬年。尚不諱矣。有何寵辱之驚。貴患之慨耶。學者大道未得時。必顧此身以為修煉。若區區以衣服飲食富貴榮華為養身之要。則凡身既重。而先天真身未有不因之而損者。先天真身既損。而後天凡身亦斷難久存焉。此凡夫之所以愛其身而竟喪其身也。惟至人知一切事物皆屬幻化之端。有生滅相。不可認以為真。惟我先天元氣。是我生之本。可以一世。可以千萬年。若無此個真修。則凡身徒何而。有此為人身內之身存之則生。失之則死。散之為物。凝之為仙。不可一息偶離者也。太上教人兢兢致慎。不敢一事怠忽。不敢一念游移。更不敢與人爭強角勝。惟恬淡自適。清淨無塵。以自適其天而已。雖未出身加民。而芸芸赤子。早已慶安全於方寸。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民之仰望者深且切矣。所謂不以一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一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寄託為何如哉。

第十四章

太上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嗽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

古始是名道紀

大凡天下事。俱要有個統緒。始能提綱挈領。有條不紊。况修道乎哉。且夫大道之源。即真一之氣也。真一之氣。即大道之根也。何謂真一之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謂大道之根。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謂氣合一。即道也。修士若認得者。個綱紀。尋出者。個端倪。以明節情。以義定性。以虛無一氣為本根。長生之道得矣。如以清清明明。明白白為修。吾知道無真際。修亦徒勞也。太上所以狀先天大道。曰觀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夫心通靈於目也。目藏神。腎通靈於耳也。耳藏精。脾通靈於四肢也。四肢屬脾。脾屬土。土生萬物。真氣凝焉。即精神寓焉。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手有所把捉。皆後天有形有色有聲有臭之精氣神。只可以成形。不可以成道。惟視無所見。則先天木性也。聽無所聞。則先天金性也。搏無所得。則先天意土也。故曰後天之水火土生形者也。先天之金木土成仙者也。其曰夷曰希曰微者。皆幽深玄遠不可捉摸之謂。真不可窮詰者焉。能合五氣為一氣。混三元為一元。則真元一氣在是。天然主宰亦在是。所以悟真云。女子著青衣。火生水。郎君披素練。水生金。見之不可用。後天水火土。用之不可見。先天木金土。恍惚裏相逢。混而為一。杳冥中有變。霎時火欲飛。真人自出現。修士知此。即知大道之源。修道之要矣。若不知始於虛無。執著一身尸穢之氣。雜妄之神。生明覺心。作了妄想。吾恐蕪善未深。發皇安暢。此煉精煉氣煉神之功。所以不離乎混沌焉。既混沌。久之則胎嬰長。陽神生。而其間毓胎養神之法。又不可不知。即前章愛民治國行無為道。是陽神出入。運行自然。時而神朝於上。則不知其所自。上所以不嗽也。時而神散於下。則不忽其所藏。下所以不昧也。由此綿綿密密。繼繼繩繩。無可名狀。亦無有作為。仍還當年父母未生之初。渾然無一物事。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旨矣。故云復歸於無物。雖然。無物也。而天下萬事萬物皆自此無中生來。太上所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之謂也。然究有何狀何象。不過恍惚惚惚中偶得之耳。果然恍惚真元即生。迎其機而導之。殆不見其從何而起。是前不見其首也。隨其氣而引之。亦不見其從何而終。是後不見其尾也。道之浩浩如此。此不亦大周沙界。細入毫芒者乎。是道也。何道也。乃元始一氣。人身官骸之真宰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完則為人。缺則為物。所爭只毫釐間耳。學人得此元始之氣。調攝乎

五官百骸。則毛髮精瑩。肌膚細膩。是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此也。人能認得此開天闢地太古未有之元始一氣。以爲一身綱紀。萬事主腦。斯體立而用自行。本正而末自端矣。倘學人不一以元始一氣爲本。欲修正覺。反墮旁門。可悲也夫。

此狀道之體。學道人會得此體。方有下手工夫。若真一之氣。是先天性命之源。非後天精氣神可比。欲見命氣。必將性真融成一片。始得真一之氣。第此氣渾渾淪淪。浩浩蕩蕩。雖無可象可形。而天下之有象有形者。皆從此無形無象中出。誠爲大道綱維。天地人物之根本也。道曰守中。佛曰觀空。儒曰慎獨。要皆同一功用。故自人視之。若無所聞。而自家了悟。卻又至虛至實。至無至有。所以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獨之功。誠無息也。要之隱微幽獨之地。雖有見顯可據。而大道根源。只是希夷微妙。無可狀而狀。無可象而象。極其渾穆。學道人總要於陽之未生。恍惚以待之。於陽之既產。恍惚以迎之。於陽之歸爐入鼎。恍惚以保之。養之。絕不起大明覺。庶幾無時無處而不得大道歸源焉。前言陽神出現。明天察地。通玄達微。及了悟之候。光明境界。純任自然。有知若無知。有覺若無覺。況下手之初。可不恍惚惚。死人心以生道心乎。

第十五章

太上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太上前章言體。此道言體道之人。人與道是二而一也。道無可見。因人而見。人何能仙。以道而仙。道者何。真一之氣也。真一之氣。即中庸之德也。欲修天道。豈有他哉。文王小心。翼昭昭事上帝。孔子足縮縮如有循。道之爲道。不外一敬焉耳。人能以敬居心。一念不苟。一事不輕。大道不

即此而在乎。雖然。道無奇怪。尤賴有體道者存乎其間。斯道乃不虛懸於天壤。故太上云。古之善爲士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何其至微而至妙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其至玄而至通乎。願其心之浩浩。氣之洋洋。不啻江海之深。令人無從測識。故太上曰。夫惟不識。故強爲之容。以明其內之真。不可得而測。其外之容。有可強而形焉。其心。慎獨。在在存誠。如豫之渡河。必俟冰凝而後渡。若猶之行夜。必待風靜而後行。最小心也。其整齊嚴肅。亦如顯客之遙臨。不敢稍慢。其脫然無所累。夷然無所繫。又似冰釋爲水。杳無形迹。可尋。其忠厚存心。仁慈待物。渾如大璞完全。雕琢不事。而渾然無間。其休休有容。謙謙自抑。何異深山窮谷。虛而無物。大而能容耶。其形如此。其性可知。要皆渾天載於無聲。順帝則而不識。宛若舜居深山。了無異於深山野人者。其渾噩之風。豈昏濁者所得而擬乎。但渾與濁相背。聖與凡一理。凡人之濁。濁真濁也。聖人之濁。渾若濁也。實則至濁至清而已。然聖不自聖。所以爲聖。凡不自凡。竟自終凡。孰能於心之染汚者而澄之。使靜。俟其靜久而清光現焉。孰能於性之本安者而涵泳之。擴充之。迨其養之久久。而生之徐徐。採以爲藥。煉以爲丹。保生之道。不誠在是乎。此靜以凝神。動以生氣。即守中。即陽生活子時也。由此一升一降。收歸鼎爐。漸探漸煉。漸煉漸凝。無非一心不二。萬緣皆空。保守此陽而已。有而不有。虛而愈虛。有至虛之心。無持盈之念。是以能返真一之氣。得異常之道焉。又曰。能敝不新成者何。蓋以凡事之新成者。其敝必速。茲則敝之無可敝也。敝者其速。不敝者其神。一真內含。萬靈外著。其微妙玄通。固有如是焉耳。

此言體道者之謹慎小心。雖曰道本虛無。而有道高。人能無形而形。無象而象。若內外一致者然。章內若字七句。皆借物以形容道妙。正見微妙玄通。淵深不可測度處。孰能以下數句。是言未能成德而求以道者。濁不易澄。靜存則心體自潔。安貴於久。動察則神智不窮。滿招損。故不欲盈也。速易敝。故不新成也。吾願學人虛而有容。懷而無珠。渾渾濁濁。隨在昭誠。怒之風。斯人心未有不化爲道心。凡氣未有不易爲真氣者。切勿以深莫能測。遂逡巡而不前也。

第十六章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人欲修大道。成金仙。歷億萬年而不壞。下手之初。不可不得其根本。根本為何。即玄關竅也。夫修真鍊道。非止一端。豈區區玄關竅。可盡其蘊哉。蓋天有根。物有物著。人有人源。斷未有無始基而能成絕大之功不朽之業者。試觀天地未開以前。固閑寂無聞也。既開而後。又浩蕩無極矣。謂未開為天根乎。茫蕩而無著。固不可以為天根。謂已開為天根乎。發育而無窮。亦不得指為天根。是根究何在哉。蓋在將開未開處也。又觀人物未生之時。固渺茫而無象也。既育以後。又繁衍而靡涯矣。謂未生為本乎。冥漠而無狀。固不得以為人物之本。謂既育為本乎。變化而靡窮。亦不得視為人物之本。是本果何在哉。亦在將生未生時也。欲修大道。可不知此一竅。而妄作胡為乎。太上示人養道求玄之法。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明修士要得玄關。惟有收斂浮華。一歸篤實。凝神於虛。養氣於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自然萬象咸空。一真在抱。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邵子云冬至子之半。天根理極微。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即天理來復。古人喻為活子時也。又曰一陽初發。杳冥沖解。此正萬物返本。天地來復之機。先天元始祖氣。於此大可觀矣。但其機甚微。其氣甚退。當前即是。轉念則非。不啻石火電光。俄頃間事耳。請觀之。草木當其芸芸有象。枝枝葉葉。一任樛爛成蔭。豔彩奪目。但不足為再造之根。復生之本。惟由發而收。轉生為殺。收頭結果。各歸其根。乃與修士丹頭無異也。歸根矣。是由動而返靜矣。既返於靜。依然復還降嘉種之初。在物為返本。在人即復命。非異事也。一春一秋。物故者新。一生一殺。花開者謝。是知修士復命之道。亦天地二氣之對待。為一氣之流行。至平至常之道也。能知常道。即明大道。由此進功。庶不差矣。世之旁門左道。既不知大道根源。又不肯洗心滌慮。原始要終。或煉知覺之性。或修形氣之命。或採七金八石以爲藥。或取童男幼女以爲丹。本之既無。

道從何得。又况狃於一偏。走入邪徑。其究至於損身殞命者多矣。是皆由不知道為常道。以至索隱行怪。履險蹈危。而招凶咎也。惟知道屬真常。人人皆有。物物俱足。知之以為喜。得之以為奇。如水火之於人。二任取携自如。休休乎虛而能容。物我一視。有廓然大公之心焉。至公無私。如此則與王者民吾同胞。物吾同與。體天地而立極。合萬物以同游。不相隔也。斯非與天為一乎。夫天即道。道即天。天外無道。道外無天。惟天為大。惟天則之。惟道獨尊。惟天法之。故人則有生而有死。道則長存而不散。雖至飛昇脫壳。亦有殞滅之時。然形雖亡而神不亡。身雖沒而氣不沒。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其斯之謂歟。是皆從虛極靜篤。而觀來復之象。乃能如此莫測也。學者可不探其本。而妄作招凶哉。太上示人本原上工夫。頭腦上學問。此處得力。則無處不得力。學者會得此旨。則恪守規中。綿綿不息。從無而有。自有而無。雖一息之瞬。大道之根本具焉。即終食之間。大道之元始存焉。從此一線微機。探之煉之。漸漸至於蓬勃不可遏抑。皆此一陽所積而成也。縱浩氣塞乎天地。陽神貫乎斗牛。何莫非一點真氣。所累而致乎。學人不得者。個真氣。但以後天形神為煉。不過如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耳。何敢與天地並論乎。惟行此道而與天地同體。乃極億萬年而不壞。修道者須認真主腦。採取不失其時。可也。

第十七章

太上曰。太上不知有之。諸家皆作下知有之。然與經意不合。此傳寫之誤也。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猶兮句。言優游感字。慎重其語言。太上治身之道。即治世之道。總不外一真而已。真以持己。則己修。真以應物。則物遂。雖有內外之分。人之己之別。而此心之真。則無或異焉。人能至誠無息。則人之感之者亦無息。人或至誠有間。則物之應之者亦有間。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其身而天下自平。喪其真而天下必亂也。自三皇五帝以逮於今。從未有或異者。太上欲人以誠信之道自修。即以誠信之道治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在己不知有治之道。在人